



科 2951

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

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

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

是好色貪淫只還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爲

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

妲己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 民國八年葉氏刊本
撰者 葉德輝 校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3
編號 D8615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15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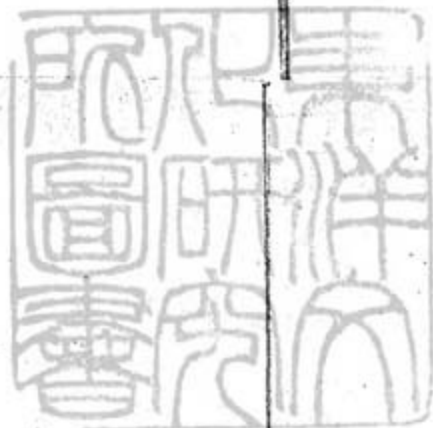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虜海陵王荒淫一卷 民國八年葉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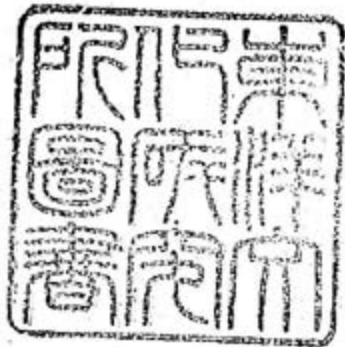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紅堂
小説
23 (1)





金虜海陵
王荒溪



科 2951

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只還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為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惑妲己周愛褒姒漢雙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

京本通俗小說
第廿一卷

己未孟冬
照宗本刊

止于一人尙且小則政亂民荒大則喪身亡國
何況漁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
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
了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
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一本專說金主海陵庶
人貪淫無道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正元也
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
被弑于瓜洲大定帝卽位追廢爲海陵王後人
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敷衍出一段話文
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迪古後改名亮字元
功遼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慄急多猜
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
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
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尙書右
丞留汴京領行臺尙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初
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
長子已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
覬覦專務立威以厭伏人心後竟弑熙宗而篡
其位心忌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祕
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

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
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
宗本已死裕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其款反
狀令作主名上變遍詔天下天下冤之蕭裕以
誅宗本功爲尚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
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話且說海陵初爲
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侈
心頓萌淫志盡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
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平日曾與出者悉
召入宮內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論同姓異
姓名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好百計求



淫多有封爲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
儀至充媛九位婕妤好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
其他不可舉數大營宮殿以處妃嬪土木之費
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
傅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
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這俱不必
題起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
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時
見其父沒里野修合美女顛聲嬌金鎗不倒丹
硫磺籬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
問侍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郎罷

困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嬾人交不能久戰者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爲交合阿喜留可道鷄踏雄犬交戀卽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爲之阿喜留可道初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三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不禁者問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奴曾嘗此味來故知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伏誅阿里虎不待閉喪攜重節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驗方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節



熟觀其醜態阿里虎恬不諱也久之南家髓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爲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惡莫能禁止因南家死遂攜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鬪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與之接歡至是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于上詩曰

阿里虎阿里虎夷光毛嬙非其伍一旦夫死來南京突葛爬灰真喫苦有人救我出牢籠脫卻從前從後苦楚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囑

監守闈人送于海陵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一見此圖不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臺之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只不放出及篡位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納之宮中阿里虎益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見之晚數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虎送女重節來朝重節爲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宮中海陵猝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顧眄迥異諸女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



乃高張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自傅淫藥與阿里虎及諸侍嬪裸逐而淫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聽鑽穴隙窺之神癡心醉幾欲破戶趨前羞縮自止海陵黷譎至四鼓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重節咬指撫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煖只得和衣擁被長歎歪眠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急重節問爲誰海陵捏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節強起拔去門拴海陵突入搜抱接唇重節欲脫身逃出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

則單裙無襯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面任其作爲不虞創之特甚爭奈海陵興發如狂陽鉅如杵略加點破腥紅濺于裙幅重節于是時皺眉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止遂輕輕款款若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蝴蝶盤桓一夜謔浪千般置阿里虎于不聞者將一月矣阿里虎慾火高燒情煙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嬪偵察海陵之所之一侍嬪曰帝待新人撇卻舊人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爲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



因何不知阿里虎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搥胷跌腳詬罵重節侍嬪道娘娘與之爭鋒恐惹笑恥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里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義久絕我怕誰笑話我誓不與此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嬪道重節少艾帝得之勝百斛明珠娘娘齒長矣自當甘拜下風何必發怒阿里虎聞誚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方理粧一嬪捧鳳釵于側遂向前批其頰罵道老漢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爲可恨汝小小年紀又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恥

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
老賤不知禮義不識羞恥明燭張燈與諸嬪裸
程奪漢求快于心我因來朝踏此淫網求生不
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賤只圖利已不
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言
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眾多侍嬪從
中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
而坐頃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
猶濕便促膝近前假其臉問道汝有恁事如此
煩惱重節沉吟不答侍嬪道昭妃娘娘批貴人
面頰辱罵陛下是以貴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

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是日阿里虎回宮
益嗜酒無賴詆訾海陵不已海陵遣人責讓之
阿里虎恬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南家之子
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突葛速之情猶未
斷也由是寵衰海陵制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
男子衣冠號假厮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
子給侍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不
成眠知其慾心熾也乃托宮豎市牙觸器一具
以進阿里虎使勝哥試之情若不足興更有餘
嗣是與之同臥起日夕不須臾離厨婢三娘者
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哥實是男子扮作



金 七
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爲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箠三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榜殺之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偵之果然是月爲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單后又率諸妃嬪爲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服藥而亡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已又見勝哥先死亦絕粒不食日夕焚香籲天以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爲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箠三娘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重節爲民間妻後屢召幸出入昭妃位



焉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歲色益麗人益奇彌勒亦自謂異于眾人每每怙嬌誇詡其母與鄰母善時時迭爲賓主鄰母之子哈密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頗美閒嘗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个亂字看官們有所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個儻容易知事況且這些騷撻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景一日

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記上了門門恰好哈密都盧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去說娘要來看添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在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盆洗浴彌勒苦不肯容正在拘執喧鬧其母突至哈密都盧乘間逸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關防嚴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倏經天德二年彌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取之于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拱也爲彌勒女兄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動懼



憚海陵強自沮遏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慾火甚熱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通情達意彌勒遂心生一計詐言鬼魅相侵夜半輒喊叫不止相從諸婢無可奈何只得請迪輦阿不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婢實不察其隱衷也于是眉目相調情興如火彼此俱不能遏遇晚便同席飲食詭浪無所不至所以不遽上手者迪輦阿不謂彌勒真處子恐點破其軀海陵見罪故耳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兩下正欲安眠忽聞歌聲聒耳迪輦阿不慮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听上唱和

山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飛入畫堂前

燕子無窠梁上宿

阿姨相伴姐夫眠

迪輦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者明是譏諷
下官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羊肉不喫
得空惹一身臊也歎息未畢又聞得窸窣似有
人行定睛一看只見彌勒踽踽涼涼緩步至牀
前矣迪輦阿不驚問貴人何所見而來彌勒道
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耳聾乎迪輦阿不道
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明貴人何不安寢彌
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白迪輦阿



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彌勒不覺面
赤耳熱假着迪輦阿不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
豈無意乎迪輦阿不跪于牀前告道下官心非
木石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知取罪不小彌勒
便撲抱他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
比別人到主上跟前我自自道理支吾不必懼
怕當下兩個興發如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
見

蜂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滲露滋嬌聲細作一
个原是慣熟風情一个也曾略嘗滋味慣熟
風情的到此夜盡呈伎倆略嘗滋味的喜今

番方稱情懷一个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个
道小姨又强如阿姨一个願不得女身點破
一个願不得王命緊嚴鴛鴦雲雨百年情果
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在苒耽延道出燕京迪輦阿
不父蕭仲恭爲燕京留守見彌勒面貌知非處
女乃歎道上必以疑殺珙矣卻不知珙之果有
染也已而入宮彌勒自揣事必敗露惶悔無地
見海陵來涕交頤下戰慄不敢迎海陵淫興大
作遂列燭兩行命侍嬪脫其衣而淫之彌勒掩
飾不來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見非處女大怒道



迪輦阿不乃敢盜爾元紅可惱可恨呼宮豎細
綁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妾十三歲時爲
哈密都盧所淫以以至于是與迪輦阿不實無干
涉海陵叱問哈密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
海陵道哈密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
海陵怒道十六歲小孩童豈能巨創汝耶彌勒
泣告道賤妾死罪實與迪輦阿不無干海陵笑
道我知道了是必哈密都盧取汝元紅迪輦阿
不乘機入彀也彌勒頓首無言卽日遣出宮致
迪輦阿不于死彌勒出宮數月海陵思之復召
入封爲充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伯母蘭陵

郡君蕭氏爲鞏國夫人越日海陵詭以彌勒之命召迪輦阿不妻擇特懶入宮亂之笑曰迪輦阿不善躔混水朕亦淫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爲柔妃以擇特懶給侍本位時行幸焉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姓唐姑氏眼橫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插春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在汴京時偶于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魄散魂飛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个美婦人倒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聽是誰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

有情趣的人只是沒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个貴哥是他得意了鬢常時使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量一個計策差人去尋著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个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篋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个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婦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



力做了你若肯爲我做事日後我還有擡舉你
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怎麼事海陵道大
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女待
詔答道是節度使衙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
中篋頭果然否女待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
小婦人篋頭海陵道他家中有一个了鬢叫做
貴哥你認得否女待詔道這個是夫人得意的
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常與小婦
人東西照顧看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性何如
女待詔道夫人端謹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
爲甚麼歡喜這貴哥憑着十分惱怒若是貴哥

站在面前一勸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內
大小人都畏懼他海陵道你與貴哥相好我有
一句話央你傳與貴哥去女待詔道貴哥莫非
與老爺沾親帶骨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莫
非老爺的尊使們的親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
海陵道說不是女待詔道莫非原是衙內打發
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詔道既然一些
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怎麼話海陵道我
有寶環一雙珠釧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是
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
人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



素不相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亂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海陵道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

搭婦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三個不去麼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猪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抖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這件事必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海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圓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算計了一夜沒法入腳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向來熟的當直不闌走入內宅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女待詔道有



一個親眷爲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
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
里我用得的麼女待詔道正是你使用得的你
換了他的倒好貴哥道要幾貫錢拏與我看一
看女待詔道到房中纔把與你看貴哥引他到
了自家房內便向厨櫃裏搬些點心菓子請他
喫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
寶環放在桌子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
耀目那環上層光世所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
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
一個四千兩一雙貴哥舔談道我只說幾貫錢

的東西我便兌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我
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拏不出來只好看
罷又道待我拏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識得世
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一句
話與你說个明白拏去不遲貴哥道有話儘說
不必隱瞞女待詔道我承你常看顧感恩不盡
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
我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了你在府
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
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待詔道這
環兒是一个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



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
桌子上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
了我從幼兒來在府中再不會出門去又不曾
與怎人相熟爲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
飾與我想是那個要央人做前程你婆子在外
邊指着我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些首飾今日
露出馬腳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來府中
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般話我就該死
了你將耳朵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
再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
這寶環珠釧不是別人送你的是那遼王宗幹

第二世子見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尙書省事完
顏迪古老爺央我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
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淨沒髭鬚的俊官兒麼
女待詔道正是那俊俏後生官兒貴哥道這到
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往來不過是人情體
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家兄弟
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會相
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
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
終人之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喫一個大
驚貴哥笑道果是怎麼事情你須說個明白女



待詔纔定了喘息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朵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拏這寶環珠釧送與你要你做個針兒將線引你說稀奇也不稀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癩蝦蟆躲在陰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喫忒差做夢了夫人好不兜搭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間不許

他近身怎麼完顏右丞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得了依依先拿這環釧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覆恰看了這兩雙好環釧有些眼黃地黑心下不割捨得還他便對女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做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少年媳婦不曾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爲何這般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鍬掘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





靜貴哥道說就是這般說且把這環釧留在我
這里待我慢慢地看覷個方便時節躡探一個
消息回話你若有一線的門路我便將這物
件送了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拏兩件送我何如
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
差緊做不可丟得冰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
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畢叫聲聒噪去了貴
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己箱內躊躇算計不敢
提起一夕晚明月如畫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
個坐在那軒廊下倚著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
去站在那里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的有

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間
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
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個看月也覺得
淒涼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看更
熱鬧有趣定哥皺眉答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
我獨自坐在月下雖是孤月還不辜負了這好
月若接這沒趣的腌臢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
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貴哥道夫人在上小
妮子蒙恩擡舉卻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
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你是也不曉
得我說與你聽日後揀一個知趣的纔嫁他若

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
污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定哥
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個儻脫洒儒雅文墨識
重知輕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醜陋鄙猥粗濁
蠢惡取憎討厭齷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
裏不曾栽修得如今嫁了這個濁物那眼稍那
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還有些趣
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比如小妮子
不幸嫁了個俗丈夫還好再尋個趣丈夫麼定
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這妮子倒說得有趣世
上婦人只有一个丈夫那有兩個的理這就是

偷情不正氣的勾當了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
說有偷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
定哥道就是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
帶笑說道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個趣丈
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
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喫不的背地裏另尋一
個清雅文物知輕識重的與他背地往來也曉
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只
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那正氣不
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昭青史定哥半晌不語
方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



穩便貴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趁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些小做作誰人敢說个不字況且說話之間何足爲慮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個人中意也沒個人與我去傳消息他怎麼到得這里來貴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

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麼夫人說沒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着了忙麼我不月來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藏在房裏要去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定哥道怎麼寶貝那里拾得來的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兩件首飾好做的人家的聘禮麼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果是好



得緊隨你恁麼人家下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除非是皇親國戚駙馬公侯人家纔拿得這樣東西出來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個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聘禮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又沒姑娘小叔女待詔來替那個做媒貴哥道他也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說的媒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貴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道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不成

算來這些妮子一發消受不起了貴哥道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除是天上仙姬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人物纔有福受用他定哥笑道據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個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興女待詔做個媒人你這妮子做個從嫁罷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詔小妮子情愿從嫁夫人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體面貴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詔拿這禮物來聘夫人



定哥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勃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孀婦他怎敢小戲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後落我明日對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貴哥道夫人且莫惱怒待小妮子悄悄地說出來聞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打不叫只怕小妮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大凡有事發怒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況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怒氣直走爪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个甚尙



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嬈美艷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魂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的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湊巧兒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好收他這兩件環釧況這個右丞就是那完顏迪古好不生得聰俊洒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算來夫人也會瞧見他來定哥回嗔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麼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个人心性

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腳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定哥道丫頭莫要嚷我且問你那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你怎麼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團團圈圈遠遠地說將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一定是有那個人兒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泊六何苦扯扯拽拽排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來說道

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白沒廉恥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纔學得這篋頭生息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耙頭便動的那個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發惱我不過是趁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激烈索性的姐姐身邊就肯添個影人兒小妮子道你這般說且饒你去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特爲着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怎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劈面相聞聲相揣



骨相麻衣相達磨相一下裏就知道他的心事
了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
得若說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眾見我們一
些笑容也是沒有的誰敢在他跟前把身子側
立立兒那女待詔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
我這馬泊六穩穩地做成子小妮子道你這般
胡嘲亂講若不惹得打下截來他道我是依着
相書上相來的小妮子道相書上那一本有如
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嬉嬉哈哈不要惹他
臉兒狠狠一問就肯定哥正啣着一口茶聽見
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老

虔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個耳聒子
纔饒他說罷話時鑪煙已盡織女橫斜漏下二
鼓矣貴哥伏侍定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
寶貝放在那裏好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
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拾不題恰說貴哥見定
哥這個光景心中揣定是八九分穩的事也安
然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粧閣梳洗貴
哥站在那里伏侍他看見他的容顏好比每日
歡喜的不了便從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爲何
不着人去叫那虔婆來打一頓定哥笑道不要
急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粧急實



是氣那老虔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忍水
制你有些忒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
一促一成倘或夜長夢多這般一個標致人物
被人樓上了那時便遲了定哥道他自標致要
他做怎麼貴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爺常常
不在家夫人獨自一個頗是淒冷小妮子又要
溺尿弄不得夫人的腳待這標致人來替夫人
弄一弄也強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夫人
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妮子
蒙夫人擡舉故替夫人耽憂怎麼說個管着夫
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邊袋內摸

出十兩一錠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
賜你拿去打一雙錫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
我一場恩念你不可與眾人知道貴哥叩頭接
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爲定萬金不移夫人既
酬謝了媒婆媒婆卽着人去尋女待詔約那人
晚上到府中來定哥一口胡盧道黃花女兒做
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婆貴哥道
虔婆也是女兒身難道女兒就不做得虔婆定
哥又笑道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
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
羞這事兒只有小妮子女待詔知道怕怎麼羞



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願羞只願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兩個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廳上分付當直的去叫女待詔來夫人要篋頭絞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去燒香赴筵席爲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閑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央他絞一絞省得養長了拖着地貴哥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道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篋頭只叫貴哥在傍伏



侍其餘女使一个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篋箕一個個擺列在桌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篋箕又有剔子剔篋一雙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補峻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篋箕篋上兩三篋箕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就知其意口兒閒科說道夫人頭垢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便插嘴道應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贈有怎麼非常

喜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
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
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
得緊夫人恰是用不著的你說怎麼活寶不活
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
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
跟前拆白道綠喝五吆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
來定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
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篋頭還是來
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
嘴饒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睇了一眼

女待詔道要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
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哥道還不噤聲誰
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口我且站
遠些個說罷洋洋走過一邊定哥便道婆子我
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怎麼話對你說你
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
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這個月那一日
夫人立在珠簾下邊瞧看那往來的人恰好說
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
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
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貴哥



聽得又走來插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
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
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曾出閣我去對那人
說做上一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貴哥
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
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派演天潢官居右
相那里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
倒是我沒福女待詔道夫人乾淨識得人只是
那人情重眼睛裏不輕意看上那一个人如何
得沒福一邊說一邊篋頭他三个人說得火滾
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歡天喜地開箱

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與女待詔
道婆子今日篋得頭好權賞你這些東西我日
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
纔附着定哥耳朵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
日去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面皮通
紅答應不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
笑今日是一個黃道大吉日諸樣順溜的況且
那人數日前就等你的回復他心裏好不急在
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晚上來他還等不得
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明日定哥笑道
痴丫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怎麼連他



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曾與
那人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定
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
婆子如今去約那人夫人把恁麼物件爲信貴
哥將定哥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
詔那簪兒有何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
鳳狀若天生頂上嵌貓兒眼閃一派光芒衝
霄輝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
飛常縮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藏翠
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



一件東西明是個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
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
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
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
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簪兒出
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
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海陵道老爺恭喜老
爺賀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
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恁麼喜女待詔
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檄定三秦

扶炎劉的韓信臨潼開寶尊周室的子胥懷孺
令旨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
個惱字海陵欣欣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卻
是錯怪了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
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
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旨大將兵符
一到卽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
鑽虱咬皮燥骨輕坐立不牢道這事虧着你了
只是我恁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腳女待
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件
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

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
智賽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
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
哥的寶環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
爺今晚過去須索月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
環兒釧子我還有一對比前日的更好原留著
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月帶這
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個端正後
頭好常常來往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
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叫貴
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女待詔一頭



走悄悄地對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
晚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
溫存撫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啐了
一聲道好一个包前包後的馬泊六兩下散去
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後關門男婦各
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不許東穿西
走只留貴哥一个在房伏侍不覺譙樓鼓响遠
寺鐘鳴這海陵瞞了徒單夫人一个從人也不
帶着獨自一个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
詔在否只見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
開門看見海陵來黑魃魃的獨自立在街上便

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
說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里還不招架子怎
的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拽了手就走女待詔
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也取笑兩個提着這
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
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個丫鬟也拿了一
盞小紗燈兒迎門相叫海陵走進門去了鬟便
一地裏拴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
這個便是貴哥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干
揖萬揖謝了貴哥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雙環共
釧與他道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



金
三
姐姐勿嫌輕薄女待詔從傍攬掇道老爺仔細
看一看不要錯認了若論這般一个好姐姐就
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海陵笑道原蒙姐姐
錯愛纔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人物豈不辱沒
了姐姐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姐不要害
怕你兩個何不先喫個合巹杯兒海陵道婆婆
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
拈着他兩個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
就在嘴上好酒就在嘴裏你兩個香噴噴甜甜
甜唸一个嘴就是合巹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
呆蠢見不到此便搜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

哥扭頭捏頸不肯順從被海陵攔腰抱住左湊
右湊貴哥拘不過只得做了個肥嘴海陵就用
出那水磨的工夫啞啞咬咬多時還不放鬆女
待詔笑道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要貪盃喫醉了
撒酒風海陵便照着女待詔肩胛上拍一下道
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論正事三个人說說
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
珍羞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見禮男男女
女闌新粧慶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
前下拜定哥慌忙答禮分賓主坐下女待詔道
今日該坐牀撒帳你兩個又不是親家翁如何



對面坐着拖定哥過來坐在海陵一邊貴哥嘻嘻地笑道你纔做媒婆又做攙扶婆了海陵道這個叫做一當兩大家免思想他兩個並肩同坐一遞一盃席前各敘相慕之意女待詔坐在傍邊左斟右勸貴哥捧着酒壺立在椅子背後看他們調情鬪口覺得臉上熱了又冷冷了又熱約莫酒至半酣女待詔道歡娛夜短寂寞更更長早結同心莫教錯過便收拾過酒肴几案拽上了門關自和貴哥去睡了他兩個攜歸羅帳各逞風流解扣輕摹卸衣交頸說不盡百媚千嬌魂飛魄蕩正是





所入
圖
書

